



# 四大恶霸地主的真实面目

只要一提到“地主”，我们就会不由自主、不约而同地想到刘文彩、黄世仁、南霸天和周扒皮。不过，从现今已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，这些人物的原形，都有着他们的正反两面，而黄世仁，则是因创作需要虚构的。

刘文彩晚年热衷公益



四大地主中，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。1965年初，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，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以刘文彩为原型，塑造了一组名为《收租院》的泥塑，无声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——从小斗放贷、大斗收租、私设地牢、草菅人命，到喝人血、吃人奶……然而根据笑蜀先生所着的《刘文彩真相》一书和其他的诸多史实，真实的刘文彩绝对算不上好人，但也有他的另一面。

刘文彩的胞弟是大军阀刘文辉。20世纪30年代，刘文彩依仗其势力，垄断盐巴、药材、棉纱等行业，获取暴利。他还在刘文辉掩护下涉足鸦片贸易，成为毒品大王。20世纪40年代，巧取豪夺近十年的刘文彩开始济困扶危，他修建的文彩中学校产总值三亿五千多元法币，折合当时美金两百万以上，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。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，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进行调解。他还投资修建街道，现在未拆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。

## “南霸天”出身教师世家

《红色娘子军》中南霸天是另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。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。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，在他爷爷死后4年，红色娘子军才组建。当时，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，又是大地主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。于是，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。

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。他说教师世家出身的张鸿猷是个善人，他没有欺压百姓，家里也没家丁、枪支、碉堡，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。

这些说法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《寻找英雄》一书相通。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也曾回忆说：“我们连长庞琼花，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。她是贫农出身，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，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。”

## “周扒皮”吝啬但是个厚道人

周扒皮的原型是今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地主周春富。据当地的老人说，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、吝啬的通病，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。

在当地，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，“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，都很寒碜，裤腰带都不舍得买，是用破布条搓的”。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勤俭，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，这份家业包括40天（约合2413亩）土地，还有“四大坊”——油坊、磨房、染坊、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。

随着土改的进行，1947年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“挖掘”出来，比如逼着儿女干活，“对家人他都这么抠，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，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”。60多年过后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，而他为人“厚道”的一面却慢慢被追忆起来。老长工王义帧则说：“都说老头狠，那是对儿女狠，对伙计还行。没说过我什么，我单薄，但会干活。老头说，会使锄，能扛粮就行。”



# 刘胡兰的四次婚恋

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 15 周岁，是已知的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、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，实际在烈士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。在她短暂的生活历程中，有过两次订婚、一次恋爱，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。

## 首次订亲：对方已有对象

据当地乡亲回忆，刘胡兰长得非常清秀，加之当时此地十分盛行传统的早订亲习俗，因此，村里村外不少长辈乡亲都为其说媒。

邻村有个小伙子叫陈德邻，其父托人来提亲。陈德邻五官端正，思想进步，还参加了县里的抗日工作。刘胡兰对其印象不错，心里也就同意了。有一天，陈德邻从县上回来，其父就给儿子提到与刘胡兰订亲的事。陈德邻一下子愣住了，如实地回答自己在外边已经有对象了。第二天，陈德邻招呼

刘胡兰一起来到村外。两人商量，一致同意各自回家说服父母解除婚约。

## 二次订亲：主动提退婚

1946 年 5 月，刘胡兰被调到县里工作。同年 6 月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之后上级又派她回家领导土地改革运动。到家的那个秋天，提亲的人又来了，说媒对象是邻居家的老大白梅。

那个年头，订婚都是要先向党组织作汇报的。当刘胡兰向入党介绍人提起这事时，得到这样的回复：“年轻人婚姻自由，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包办。但作为一个党员，订婚前得先考虑一下对方的政治条件，起码要求对方没有任何政治问题。”白梅当时在外地当学徒，刘胡兰确实不了解情况，相处不到三个月她便提出了退婚。

## 恋爱：照顾对方生情愫

不久之后，刘胡兰碰到了自己唯一恋爱过的男子。那是 1946

年 10 月底，已是连长的王本固因染上疥疮，被安排到刘胡兰负责的村子疗养。两个星期后，王本固接到归队的命令。临走前，他拿出营长牺牲时留给他的一块手帕，递给了刘胡兰。

后来，王本固所在的部队又回来了，王本固被请进了刘胡兰的家。刘胡兰红着脸给爹、妈和王本固各敬了一杯酒。饭后，王本固告别老人回连部，刘胡兰起身相送。王本固对刘胡兰说：“组织上现在只同意我们订婚，结婚还要再等等，战争还没结束。”然而，1947 年 1 月 12 日，刘胡兰牺牲了。王本固守在刘胡兰尸体旁坐了一晚上。

## 冥婚：对象是一起牺牲的石六儿

刘胡兰牺牲后，由大伯操持，按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。1957 年，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，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，冥婚至此结束。

（摘编自《党史风云》）

## “黄世仁”是虚构的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2002 年 4 月 3 日发表的“白毛女的故事”一文介绍，《白毛女》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“白毛仙姑”的传说。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。仙姑法力无边，能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。抗战时，有些“根据地”的“斗争大会”常常开不起来，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“仙姑”进贡。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为配合“斗争”需要，把村

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，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，主题是“破除迷信，发动群众”，此为《白毛女》的雏形。

不久，延安“鲁迅艺术学院”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。很快，周扬决定由“鲁艺”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，就以“白毛仙姑”为题材。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，新剧本确立了“旧社会把人变成鬼、新社会把鬼变成人”这样一个新的主题。黄世仁这个地主形象是创作出来的。

（摘编自《大众文艺》《商旅报》《文史参考》）

本栏责编 王林秀